



HELEN OF
A NOVEL PASADENA

辣妈 新生活

[美] 莉安·多兰 / 著
孙其宁 / 译

当代最风趣幽默的女性励志小说

每个读者都能在女主人公海伦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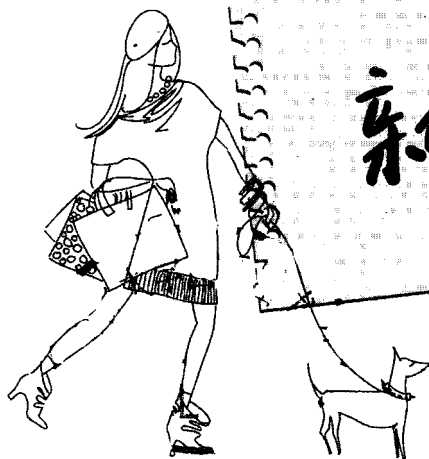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HELEN OF
A NOVEL PASADENA

辣妈 新生活

[美] 莉安·多兰 / 著
孙其宁 /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Helen of Pasadena © 2010 Lian Dolan, www.liandolan.com
First published by Prospect Park Media, CA, USA. www.prospectparkmedi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Co., Ltd © 2012,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Co., Ltd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Sylvia Hayse Literary Agency LLC, Bandon, Ore-
gon, USA and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www.ca-link.com)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294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辣妈新生活 / (美) 多兰著; 孙其宁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303-15007-6

I. ①辣… II. ①多…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063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京师心悦读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bjsfpub>

LAMA XINSHENGHUO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48 mm × 210 mm
印张: 12.37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00 元

策划编辑: 谢雯萍 责任编辑: 刘 畅
美术编辑: 袁 麟 装帧设计: 红杉林文化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8
第四章	43
第五章	72
第六章	83
第七章	98
第八章	115
第九章	143
第十章	156
第十一章	167
第十二章	182
第十三章	205
第十四章	218
第十五章	227

第十六章	243
第十七章	260
第十八章	272
第十九章	284
第二十章	299
第二十一章	317
第二十二章	336
第二十三章	353
第二十四章	374
鸣 谢	383
对作者莉安·多兰的访谈	385

第一章

现在我知道了，将来等我去世的时候会有满满一个教堂的人来参加我的丧礼。这该是多么欣慰啊！因为是一名策划人的缘故，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件事而失眠。多少次端坐在别人的丧礼上，数着坐在凳子上的那成百上千（或者更令人寒心的时候才几十个）的悼念者，我就会想：等我去世的时候谁会来悼念我呢？人们更喜欢的是我还是简的妈妈？我所认识的人里面能有 100 个关心我的死活吗？还是 200 个？谁会为我的丧礼提供伙食？现在我有了答案：我会有满满一教堂的追悼者。因为如果有那么多人参加我丈夫，不，是我已故丈夫的丧礼的话，那么也会有那么多人来参加我的丧礼，不是吗？

可我没有预料到的是，我丈夫向我扔了一枚炸弹，他竟然在我之前离世了。

如果我能提前知道这件事就好了。

但至少如果梅利特知道自己的丧礼那么热闹的话，他也会很开心的。梅利特在他的那个圈子里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想说明这点并不难，他认识的人里面有公司里的合作伙伴，有关系亲密的兄弟，有镇上的官员，有学校董事会和一些组织，还有一个被记录到帕萨迪纳市名人录里面的人，这些都是梅利特在他整个短暂的一生中认识的人。

但是也有很多我认识的人：有来自米灵顿学校身穿名贵黑色套装的年轻苗条的母亲们，尽管经济不是很景气，但她们还是拿着普拉达的包，穿着托里伯奇的平跟鞋；十年前站在篮球和足球场边上的那些瘦瘦的队员母亲们以及一直支持交响公会的那些可爱的成员们，都在后排低声谈论着在这么艰难的时期失去一位如此慷慨的募捐者是多么地令人遗憾；打水球的那些英俊的爸爸们在沉思着他们会不会是下一个要离开的人。他们中一半的人渴望来一杯饮料，另外一半却在琢磨着是谁整理的这些花。他们的在场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我对于梅利特的死感到震惊，甚至也许一度休克过去。但是我没有很难过，相反，我感觉到一种解脱。

那种非常非常强烈的解脱。

在镇上的这座最有社会进步性并最受社会认可的圣·裴柏秋天主教堂里，弗莱厄蒂蒙席（罗马天主教会授予某些圣职人员的荣衔）用他的爱尔兰口音声情并茂地讲道：“女人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母亲失去儿子，一个人身在异乡，这些都

是令人难过的事情。同样，上帝把梅利特·费尔切尔德从他可爱的妻子海伦、勇敢的儿子艾登、他敬爱的母亲以及他们在帕萨迪纳的可爱的家身边带走的时候，他的家人朋友们也同样会悲伤难过。”

是梅利特捐赠了这个圣坛。这就是他喜欢做出的那种高调而公开的举动。受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布道的影响，这个圣坛是用红木简单手刻而成的。梅利特曾经让我做调查并且为教堂恢复委员会写推荐信。这对我来说有点奇怪，但我因为热爱历史和建筑，所以对此还是应付自如。我仍喜欢不留姓名地在募捐信封里塞上 25 美元。梅利特从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他总是会说：“我们明明可以在每年的拍卖会上签一张很大的支票，干吗非得每周都要捐那么一点钱呢？”

这位蒙席先生备受推崇，追随他的人之多是目前大部分的天主教牧师所不能及的。也许这是因为他明白神话故事的伟大力量吧，因为他现在的确正在编造另一个神话故事。

蒙席接着说道，“人们会想念梅利特·费尔切尔德的。他的慷慨、幽默和高贵永远都会被人们记在心里的。”

我代表我的儿子感谢您，蒙席先生。尽管他从没有好好了解自己的父亲，但他仍然会很想念他的。或者他的想念正是因为不太了解父亲吧。我紧握着艾登的手。他怎么一下子就长那么大了呢？他在班里不再是倒数 20 名里面的了，因此我想曾经的担心也得到补偿了。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现在却没有了父

亲。经过两天的抽泣和沉默，穿一身诺德斯特姆西服坐在那里的艾登看起来却出人意料地坚强。虽然只是两天前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甚至都想不起自己曾经买过这套西装。天哪！这两天是多么漫长啊。我以为悲伤应该有五个阶段的，而我只用了36个小时的时间。

振作起来，一起顺利通过这场表演，我告诉自己。

“他是一个谨遵承诺的人。”

我知道他不再那么遵守承诺了。曾经的我很爱自己的丈夫，真的真的很爱他。当我刚刚嫁到帕萨迪纳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镇上最幸运的女孩子。嫁给梅利特意味着可以有安定的生活和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些是我之前一直没有的。俄勒冈州中部的人并不是很热衷于沙龙舞和乡村俱乐部。可以听感恩而死乐队充斥着毒品和走私话题的磁带，谁还需要那些形式化的交际呢？我父母也不想这样，但开着大众野营车兜售装饰编织艺术品和芳香油确实不是我要的生活。从沃克·帕西的作品到《预科生手册》，我把自己可以接触到的书都读了一遍。我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并且尽快地从杰里·加西亚维勒学校毕业了。

梅利特·费尔切尔德是一个来自伯克利的规矩正直的法律专业学生，他经常穿着一件蓝色运动上衣和一条卡其裤。当时我是一名考古学专业毕业生，在一家食品消费合作社工作。梅利特悠闲地穿过我旁边的走廊的时候，他那强壮、优雅的身体在刚玩完极限飞盘游戏后微微有点出汗。梅利特还假装对一个

永恒的问题感兴趣，那就是：藜麦和碾碎的干小麦有什么区别。他约我出去之后，我真的回头看过身后有没有一个女生联谊会女孩，因为我不相信他会约我出去。他把我介绍给他法学院的好哥们儿时称我是他的“在帐篷里长大的嬉皮女孩”或者他的“会说希腊语的天才女神”，当时我乐坏了。他似乎很欣赏我的过去但同时又相信我的将来不会再过周末要去手工艺品集市卖东西的生活。当六个月后他不顾他父母（因为我非正统的成长环境）和我父母的反对（因为他传统的成长环境）毅然决然地向我求婚时，他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很顺利地度过了最初的几年，一直觉得能遇到梅利特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健康、强壮的小男孩是我做的一件多么聪明的事情。在帕萨迪纳这样一个安稳的、位于郊区的城镇里，梅利特也是一个安于本分的公民。帕萨迪纳是玫瑰花车大游行、诺顿西蒙博物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格林建筑之家以及古钱的故乡，很古老、很古老的钱。只有当你在俄勒冈州姐妹镇这样的小镇上长大的时候，这样优越的条件才会显得有魅力，因为姐妹镇的珠子商店比银行还多，而且这个地方的“艺术”长廊也是其突出特色。长廊里全是被链锯做成海狸毛皮形状树干。

梅利特正忙于建一个新公司而且当时正转型为资本投资；而我则忙于交朋友并且天真地寻找处世之道。我很开心地从一位毕业生变成了帕萨迪纳年轻母亲俱乐部里的一名会员。我想

是因为那辆车的缘故。虽然不是很好，但我很喜欢那辆沃尔沃汽车。它很新、很亮，一点都不像我年轻时候在俄勒冈州纺织研讨会上看到的锈迹斑斑的老古董。这辆车是那种最漂亮的蓝色。注意哦，还是远程无钥匙开关呢。再见了，古典神话中的女性原型。

这里我省去几年，我曾经以为我怀孕了。我现在 26 岁，总有一天我会写完那篇论文。但我现在有足够的钱捐给新儿童博物馆。梅利特过去常常笑我，惊讶于以我与天然纤维打交道的过去以及向《圣经考古学》投稿的经历，我竟被邀请成为“孩子馆”的董事会的一分子了。他总是在他客户面前取笑我，但我想这一切都是开玩笑吧。不过在最后的那几年里，这种嘲笑已经不再那么好玩了。它开始变得很真实了。

尽管如此，我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在他死后感到解脱的。

“梅利特·费尔切尔德是这样一种人，他激励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提升自身素质并且让他们不断进取。他让他身边的人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或者让他们展现出自己的不安。我应该更关注社会责任吗？还是我的妆容？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对梅利特重要但其实很微小的细节？我现在是无从知道了。

“一个为自己的团体付出那么多的人因为自己所热爱的组织牺牲也是情理之中的。”蒙席先生除此之外不再多说。但是我

想我听到了别人的窃笑声。一只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抓住我的肩膀，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叫坎迪·麦肯纳。她在我的耳边说，“杰奎琳·肯尼迪，杰奎琳·肯尼迪，杰奎琳·肯尼迪。”这就是坎迪接下来几天推荐给我的法宝。坎迪让我做一个忍辱负重的遗孀。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我会听从她的建议。

做前任玫瑰皇后期间，坎迪在帕萨迪纳青少年社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坎迪有很强的分寸感。毫不夸张地说，坎迪是在成千上万张鲜活漂亮的面孔中脱颖而出被选为皇后的。照理说，经过装扮仪容、学业成就和社区服务这些烦琐的程序而一跃登上“玫瑰皇后”的宝座换来的应该是活跃在电视新闻或者慈善事业中的那种光鲜亮丽的生活。坎迪曾经是一位很无私的玫瑰皇后。她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尽量减少额外的抛头露面和社会关系。

接着她的统治就结束了。

她把它称之为“不幸的误判”，这就是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瓦妮莎·威廉姆斯事件。坎迪 1987 年入选玫瑰皇后，后来进入常青藤联盟名牌大学读书，结果她却发现在布朗大学根本没有人不在乎她是不是戴了钻石皇冠，而且也没有人在新年那一天的早上跟上百万人招手。帕萨迪纳的玫瑰皇后对于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那些无精打采的东海岸大学生来说什么都不是，尤其对于她的舍友来说更是毫无意义。她的这位舍友专业是女性研究，并且还辅修了比较女性主义文献。大二结束的

时候，坎迪非常急切地想挽回自己女王的地位，尽管她的正式统治早已经结束了。因此，她为《花花公子》中常青藤名牌大学女生这一版块做模特。在那个时候，裸照是很令人震惊的，不像现在，网站上都会公布每个美丽的女王那些 X 光处理后的视频。有一次玫瑰联盟风闻了她的……嗯……曝光的事情，接着他们便隔离她。虽然他们没有正式地把她赶出“玫瑰锦标赛”这个大家庭，但也没有欢迎她回来重聚。坎迪退缩了，她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此来为自己辩护并摆脱玫瑰皇后中的害群之马的身份。如今的她已经两度离婚并带着两个孩子。她高中时代所拥有的魔鬼身材以及她在琳达景观小区里的一幢中世纪风格的现代化房子仍然一如往昔。她现在是一位数字媒体方面的专家，并经营着一家很受欢迎的八卦和娱乐网站，叫做“坎迪的菜”。她的网站涵盖了洛杉矶发生的所有事件和新闻故事，甚至还有关于好莱坞的。不过她只靠当地的故事就可以付房租了。从规规矩矩的关于男士正式礼服的事件到入学前的否决投票，坎迪揭露了所有那些对帕萨迪纳人很重要的东西。人们尊敬、奉承她，但同时也对她怀有恐惧的心理。她可以称得上帕萨迪纳人，但又不全是。坎迪仍具有曾经的玫瑰宫廷式训练风格，这也是她在听说梅利特死讯之后冲到我身边的原因。天哪，在玫瑰花车大游行还没结束之前镇上所有的人就已经听说了这个消息。你怎么能不看报纸的头版新闻呢？“玫瑰花车大游行的一位志愿者在花车下丧生。”而且在标题下面还有

细节报道：警方在调查一辆小摩托车和中国旅游董事会赞助的大熊猫花车的相撞事件。在这个已有 112 年历史的游行中，没有任何一个“玫瑰锦标赛”志愿者或者“穿白制服的人”（当地人这么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新年那天穿白色西装、戴红色领带）真的在这个游行中丧生。这些“穿白制服的人”都是些社会人脉很广而且公民责任感很强的首席执行官、律师或者是银行家。他们被选拔出来监督游行、足球赛以及与“玫瑰锦标赛”有关的诸多事宜。他们懂得如何应付雨水、寒冷、鲜花紧缺、反战者乃至上百万人造成的障碍，但是花车造成的死亡该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对于这些社会顶梁柱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

“制造永恒瞬间”是今年玫瑰花车游行的主题。当梅利特的本田摩托车撞上迎面而来的熊猫花车时他就做到了这点。当时他正在发短信，不过这件事只有我知道。

而且也只有我知道他在给谁发短信。

我逐渐肿胀的脚被我硬塞进菲拉格慕牌的靴子里，蒂娜·周斯温森说这种靴子的高跟会拉长我小腿的视觉效果。在我们的孩子都还很小的时候，蒂娜、坎迪和我是在一个母亲的团体认识的，如今我们已经是最好的朋友了。我们以前觉得在圣·西蒙幼儿园候补名单上的所有第三代帕萨迪纳母亲和她们六周大的孩子是不会跟我们讲话的，因为，嗯……因为坎迪的蒙羞，因为蒂娜又穿回了紧身牛仔裤，而且我不是帕萨迪纳的本地人，所以我们在一起有了共同的话题。

如果说坎迪代表了帕萨迪纳的过去，那么蒂娜·周斯温森则象征了帕萨迪纳的将来，所有一切新的东西：金钱、风格范儿和公民身份。蒂娜是第一代中国香港富商的女儿。在香港回归之前，这些富商看到了墙上的字，然后带着他们刚出生的女儿和装满现金的枕套迅速逃往加利福尼亚。蒂娜很听话：她是在马丁代尔女子学校发表告别演说的第一位华裔美国人。她同时被耶鲁大学以及耶鲁法学院录取，而且她还应邀参加洛杉矶一家名叫“古老的权威”的法律公司的遗嘱和责任方面的诉讼。她在这家法律公司的一次为暑期实习律师组织的野餐上遇到安德斯·斯温森的时候，其实正准备和一个香港世交订婚呢。安德斯魁梧的身材、金色的头发和作为明尼苏达州人的身份对于蒂娜来说都是新的魅力。他们是一见钟情。

周先生和周太太对他们的这个新女婿不是很满意，但他们只是背地里用广东话谈论安德斯。但至少安德斯还勉强能给他们做个伴儿。这一点让周家稍稍欣慰一些。

蒂娜和安德斯有三个可爱的女儿，分别是莉莉、罗西和海瑟，他们以此来证明彼此多么般配。蒂娜那天还低声说道，“而且现在多种族风格多流行啊。起好几种风格的名字很时尚呢！”这就是蒂娜：只在乎风格，实质就在乎一点点。这点我是毫不夸张的。

蒂娜·周斯温森负责我的丧服，她之前还让我保证不穿我最喜欢的娜然牌鞋子。她警告我说，“多难看啊，不要穿。人

们会看到的。你知道那些科洛佛母亲会怎么说的。”

对啊，那些科洛佛母亲。互相竞争的学校还有互相排斥的委员会，无论在帕萨迪纳住多久，我都不会成为那种对鞋子特别在意的人。但蒂娜是对的，那些科洛佛妈妈们会注意到每一个皮带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给她们下一次的咖啡聚会提供笑料呢？所以我穿上靴子，用好几层紧身内衣包裹住腹部，然后将我臃肿的身体包在蒂娜在一家市区折扣商店里给我买的一件艾斯卡达外套里。（只要你相信自己是完美的，那么你就是完美的！）然后我戴上我婚礼上婆婆送我的三排珠珍珠项链，还从坎迪那借了一副大大的香奈儿太阳镜。在我最美的那天我看起来像凯特·温斯莱特穿得最普通时候的样子。

丧礼结束两个小时后的此时此刻，我正坐在古老的帕萨迪纳城镇俱乐部里面的一间绿色印花棉布装饰的休息室里。我只是不想无休止地握手、点头、接受别人的哀悼还有“思考和祈祷”等等。不要任何的思考和祈祷，我只想大喊：谁来帮我脱掉这双该死的靴子！

让大多数人困惑的是梅利特突如其来的死亡。我能感觉到每个人都在想什么：今天或许你是掌管“玫瑰锦标赛”的待任总统，但明天你可能就被熊猫彩车轧死。这件事让这些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帕萨迪纳镇的人太难以接受了。

艾登已经要求从接待团中退出并要求“去和朋友们玩”。几十个来自米灵顿的同学随同父母一起来参加丧礼，并且把丧礼

接待当成了校园舞会，一边笑一边调情，期间还一直在交换电话号码。在这种时候青春期的个人陶醉也可以是一份礼物。我说：“去吧，我会处理这些事的。”而且，我也可以处理这些事。

我的家人——我不该在场的父母还有我帅气的弟弟戴斯都站在角落里，一边大声嚼着鸡肉沙拉茶三明治（他们知不知道里面有肉呢？）一边跟身边的人寒暄。这就是卡斯特家族在拜访亲友的时候的典型表现。我父母现在已是花甲暮年，他们在俄勒冈州中部日渐扩大的度假屋市场中又有了作为纤维艺术家和画廊老板的新身份。俄勒冈州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如今的俄勒冈州遍地都是高档餐厅，往昔空空的店面也被书店和古玩店所取代。住在这个地区的还有很多在耐克、微软公司就职的和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百万富翁，他们都指望用我父亲辛辛苦苦做出的簇毛艺术品来装饰他们巨大的伐木屋。不过我父母并没有摒弃他们的嬉皮风格。因此他们既能创造出正式的勃肯鞋又能大胆地违反俱乐部对于男士要求必须穿西服打领带的规定（这是他们对于男士严格要求的一种方式）。哪怕是在最开心的场合，到帕萨迪纳的旅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出国交换项目。

我母亲内尔在过去的这 24 个小时里很令人愉快。所有那些 70 年代的关于在灵魂上自我反省的讨论会使她在晚年的时候尤其擅长悲剧刻画。而且这个分 12 个步骤来戒大麻的计划给予了她一双清澈的眼眸和一种目的感。她对于逆境采取一种平静而切实的方式：喝粥、喝茶，还有就是听琼妮·米歇尔